



管子



嘉慶甲子重鐫

管子評註

姑蘓聚文堂藏板

管子序

余蓋讀管子而嘆其善因時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
及周之衰而斷斷如矣管子相威公以區區之齊在
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其書稱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
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彬彬乎德言
君子哉經生家驟觀夫國軌地數諸篇不察其贗而



以爲侔利于杪一聞毋貸錯毋變更而又以爲苛是
豈知管子余謂管子之文博而偉精而特總人情之
槩而不事乎繳察一言千古者爛然盈乎策他如荀
子則言性惡禮矯矣揚子則割裂聲曲閤名澳忍矣
關尹子支離抑塞潛夫論衡之流耳鬻子掇拾先賢
之遺而加飾之書之至淺陋者與阮逸僞元經李荃
僞陰符劉歆僞周禮等列子之持論無以大異莊子
往往爲儒而瞿曇者所引重公孫龍之謬悠鄙舛鄧
析子之市井無文呂氏春秋之齊諧裨官皆出於機

心之發小人之言也夫惟敬仲踞諸子之上而顯其
尊故用其書可以富國安民道約言要而曉合經義
詹山氏乃責其不能舉賢自代而齊遂亂是豈不聞
韓非之言乎仲蓋薦隰朋而桓不用也噫蘇子過矣

明龍郭正域撰

管子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拔除其重複定
者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
可讀系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
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
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
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
仲特爲之佐自其事蓋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紬以
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泐穆之風未遠而后穆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于戈謀臣啓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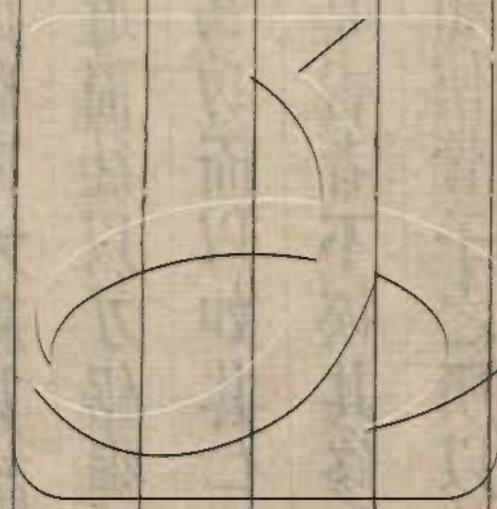
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

管子
序
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
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
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伸直師其意
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
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
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
則日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

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目必欲舉王制而并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
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
匡之績哉昔者蘓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
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
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
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
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恃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二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

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管子書序

管子一書或云多古言流傳半入弔詭或云禱說所
 藜特變其理道名法過於餘子或云鹽筴為後言利
 者祖或云莊沈洋而管幽詭偽言十之七噫是何足
 忠仲也仲承周襄內匡外扶九會四伐撫敝齊以捍
 天子令非有善晦善困之道亦安能籠罩一世也括
 仲事略率首兵財而運之以法夫霸雄來道幾為法
 裂仲何以乘道不詭寄法以行而用甚微意必有隱
 深密藏妙轉移莫測之術於陰中陽外也者今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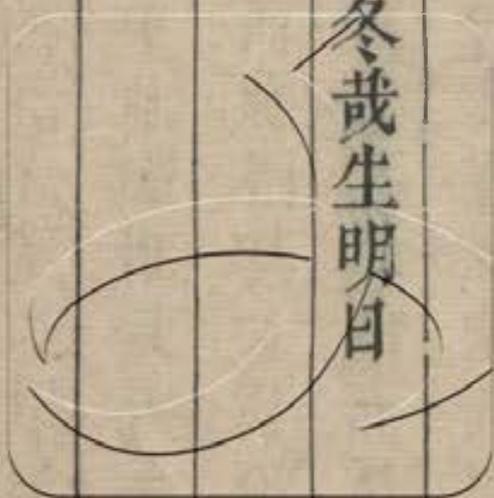
書中多祕典如倉廩乘馬七法劣官及四維四順固
 富強緒餘至若白心內業復所於虛神將入舍諸語
 極深要清微寶之不盡豈其冥於道而為用宏耶益
 信養生與養世貴善用陰而猥謂罪將申韓也其何
 服仲大抵仲之法半祖周官而化裁盡變通其所以
 終王者以始霸故功業炳然昔坡公云霸之兵求決
 勝其法簡而直亦深嗜用晦用因之微意云余居舊
 園之花齋偶與元一點定繁露鷓冠更取各宗匠所
 註評管子書字釋句解參其所未備友人曰可與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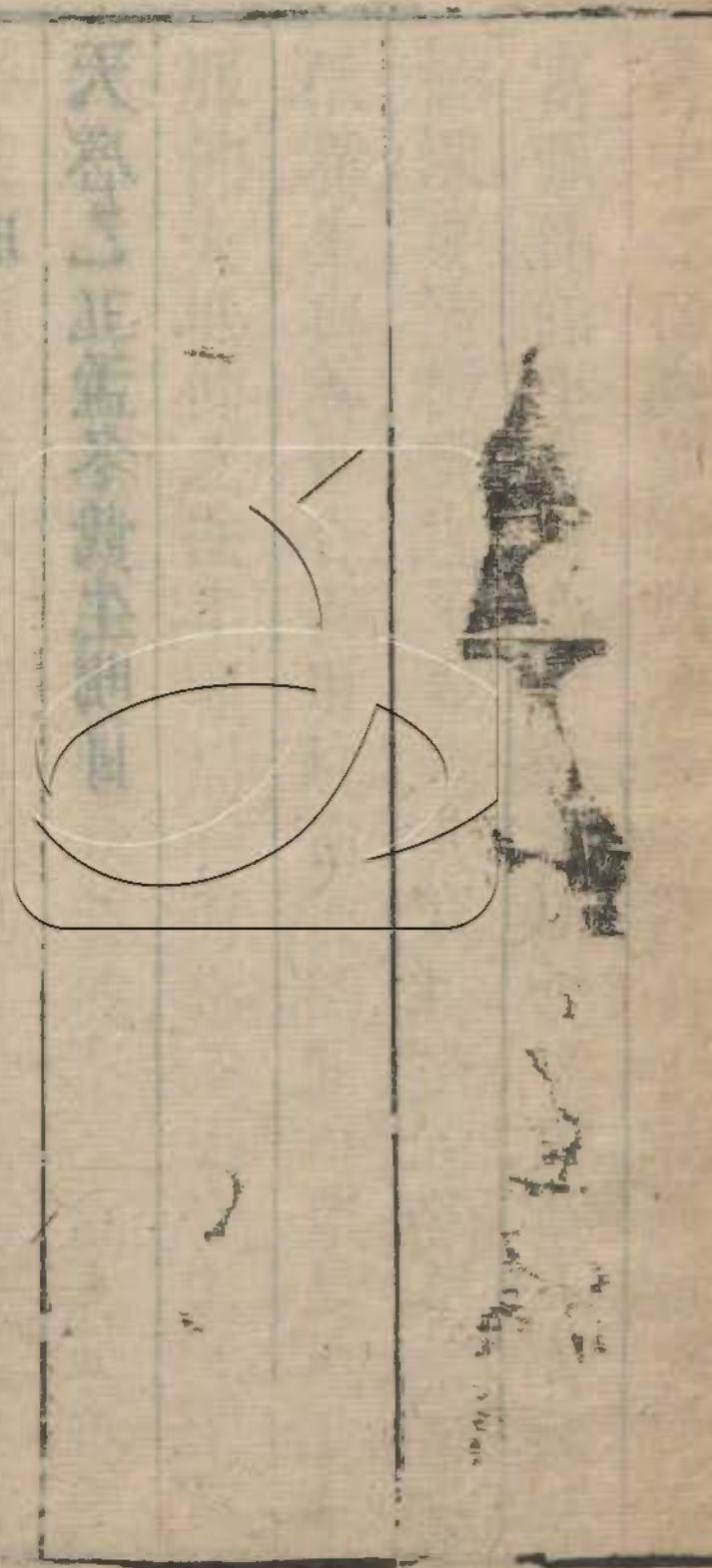
書鼎峙矣遂亟授之梓

西湖沈鼎新自玉父撰并書

時

天啓乙丑孟冬哉生明日





管子序

昔宋之南歷於金若卯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
 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
 之非吾田車吾兵不踰冒而社稷飽敵矣是獨不得
 一管敬仲起而將相其才耳敬仲以正佐桓如伐楚
 都鄭太子辭上卿禮惟武侯平明之治差方駕焉其
 定兵制興魚鹽諸大筴多以厚重峻峙勝鑿鑿經國
 之言所稍異於訓誥者惟體裁奇駿耳古人制地定
 賦之法詳盡均節驟玩之雄偉峭整細繹之縱橫錯

落如河決如珠連如飄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
甚肅而其中龍虎風雲離奇幻怪不可端倪豈諸子
操棟而治遂可與頡之頡之者哉三匡及伯形雖後
人追敘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幾乎板敬仲之逸駕然
者余嘗讀其書窺其用心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
圖大轉敗以爲績術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
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於吾術而不敢背噫亦巧
矣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夫參兩天地之謂人子何
尊仲爾乎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言耳猶云以如

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爲霸佐也
王霸之辨孟氏始發之乃井田之制則既行之矣至
築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故曰得王而王者周公得
霸而霸者管子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不能王而欲
王者孟軻嗚呼仲相桓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
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爲重假令
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乎今天下得一管仲者
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閒雅
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又何厘當事者蒿目之憂哉

余故梓其書而行之以質同人之心經濟者九府書民間無有形勢一名山高

天啓乙丑孟冬下浣五月

西湖元一朱養純撰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已久軼遺不復臆贅

一玄齡註後絕無善本舊刻舛錯混厯半不成義今於房註後更採劉評曰按朱評曰通曰演曰補每篇末仍採諸家總論曲暢玄旨至上方又多出梅張楊趙朱手參以今古名儒瑣瑛滿目用集大成

諸刻所不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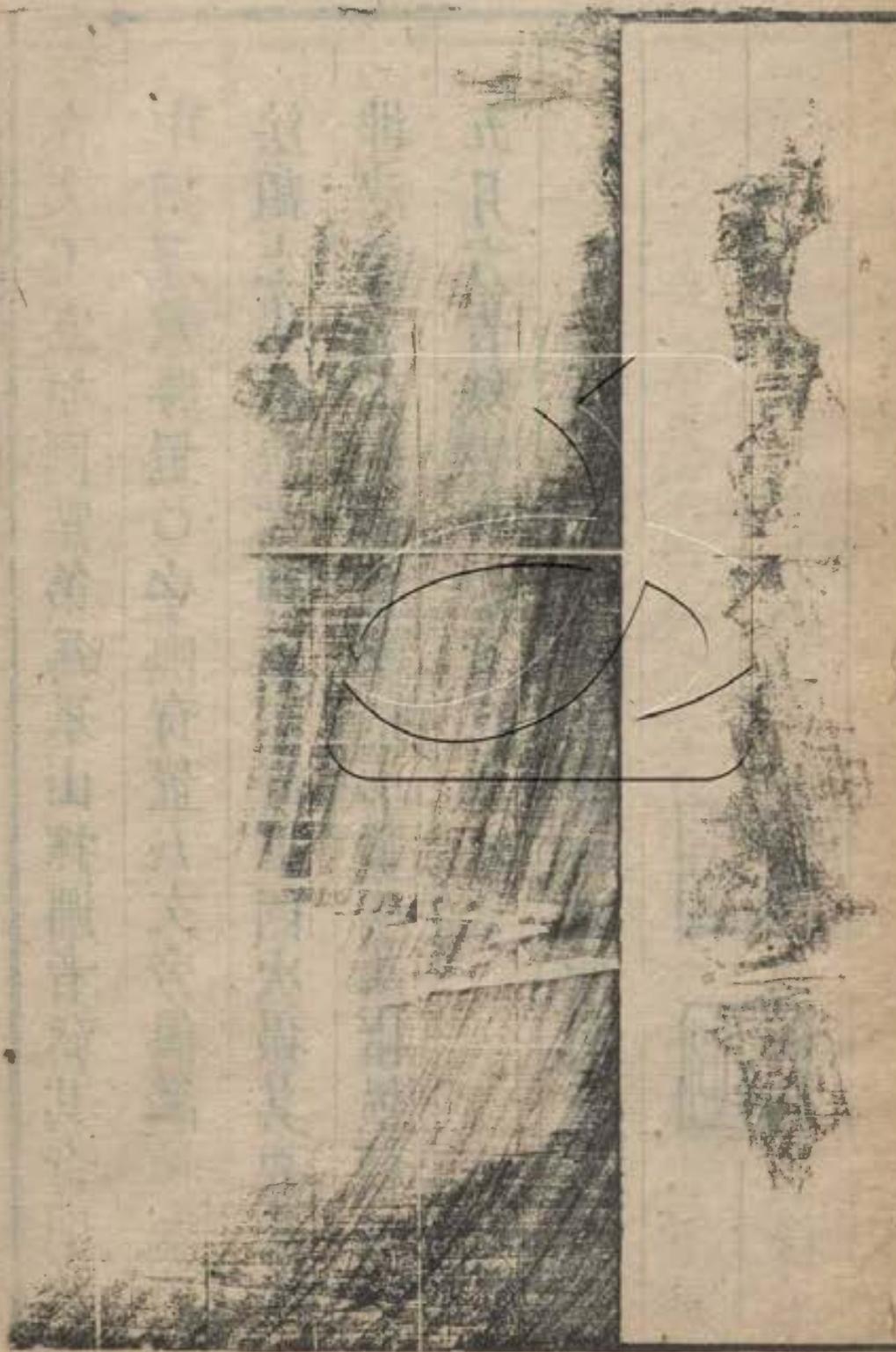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至更端處別為一行分析不無太過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本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盡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詞古奧不惟難解抑且難讀近多承謬襲訛舛迂碎繁令人對卷茫然今悉按宋本更正
一此次有一二闕文悞字不可解不可句者不敢強為附益或有原解仍互存之以俟宗匠

一古文不宜加圈點第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則篇中詞理兼勝置○字隗奇置△文旁偶識挑其義法額上集批抉其神脉即評中圈次撮其要領如排沙揀金處處獲寶至于字畫端法楮墨精良閱五月方告竣書倉鴻寶巨眼自珍

西湖朱養和元冲父謹識





管子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管子
卷之
在
在齊莊公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合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
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為後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管子', '仲', '齊', '國', '遵', '其', '政', '常', '疆', '於', '諸', '侯', '焉']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二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入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後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祭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八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六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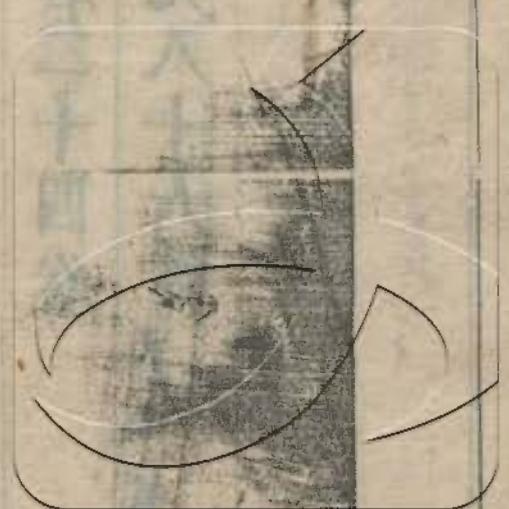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闕

管子目錄終

管子卷第一

管子卷第一



神重... 八十六
神重... 八十六
神重... 八十六

管子卷第一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王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生 守在倉廩 食

人之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舉盡也言

天也 居處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 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

張榜評篇中 或相承或錯 出古人不拘 二法

管子

卷一

管子卷第一



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

鬼神山川皆有尊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

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

管。管當為姦春通民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

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

之原不禁文巧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

能明此法者刑簡。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不敬

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春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取較量角競也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春演王天下之往也水下獸曠唯

維不張國乃滅亡。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

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

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

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

其惡虎能使媚而况于他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

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

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梅士享誥此條言有國者必乘天時盡地利然後

楊慎評杜預云管苦也又草名已遍為管從蕪野來民如草矣

管政評校示尊君義

沈明新評樹爾富民其先于收心王所以勝

朱長春評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

管子 卷一 不務天

廩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
濶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
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

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

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
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
廉也春通汚者

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耻不從枉詭隨邪枉
無羞之人故不

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

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楊慎評劉績謂維綱魯之綱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失一繫陰一分也且亦有惟是之意國舍此無他術耳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
平康

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

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存安之則民為之滅絕故

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
在於順其

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

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

朱養純評順而不逆方是真良服

梅士享評晁錯賢良策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等論本此朱晦翁引以解孟子寧止伯術云乎

劉勰評刑措
任德深識以
予為取之義

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
之生全取其死難也續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
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春演所欲與聚惡勿
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
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
其叛之於衰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
把鈴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
淪雞之沸於函鼎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薪艾而
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亾命走耳欲法之誰
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知網弛
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閉于
令何求哉布綱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
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
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
又况禮失而刑諸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
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
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

十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塵戮以盈
野膏草無聞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
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
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
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助酸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
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
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
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後物評此章
蓋三系矣
矣止又星
格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藏於不竭之
廩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

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以
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沈陽新評從
錯國起話駢
意與愈轉愈
生見為于無
為之妙

葉水心評又
轉到安富等
科句句遺源

何俊長評撰
而駁

楊慎評正言
為親友是為

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謂使之各盡其才能。所長不量之。則各得其所。故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

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朱長春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後人心。名。古人以質為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張榜評此等文。已到絕頂處。所稍異于訓詁者。唯體裁奇駿耳。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

為法親法錯
綜此散文體
轉體也

黃震評因人
而無以已私
乃為大道

同此春通大學所厚者薄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
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以鄉為鄉
二親以國為國三親以天下為天下四親
毋曰不同
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
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
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
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
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績按鄉大于家言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
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亦隨大小也故治天下
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無私然
後能治天下也春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

鄭正域評指
出貴先好惡
此見無私之
聖王

朱養和評以
道應敵有衆
直批其邪

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御民之轡在
如地如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
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
先行人必行之其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從之若由門矣君將求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
之則臣得之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
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異
汝度也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
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滿取其露見不隱也續按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堂使人人皆知之
無所敵異也春通滿室滿堂助者衆也城郭溝渠
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

孔類達評五法精數六親意自寓

以有衆

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

惟有

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

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分與財者賢人也

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

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五法也

也春通六親五法不見分析段落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

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偏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

羊以祭故曰祈羊春通山川曰望其高深通天地之

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天不變其常地不

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

之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

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

朱養純評常一而變神所以靜正無為

張榜評其微而貴而奇佳言竟楮

揚沈評垂裳
自理之景苑
然

沈明新評飛
蓬燕雀之喻
便知言行自
有則

葉水心評道
術巧自有所
尸此德化微
激處

張榜評惟神
能妙萬物故
貴夜行

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續按受辭謂

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名聲彰于四方也。春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

雨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

尊命而無事。則民自試也。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下受辭。

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修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春通道家無

為民化。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

集道行不顧。蓬飛。四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春通無

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

是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

敢犯寶玉幣。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

鳥。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中鵲。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

輒迹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續按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

矢操轡斲削之末。春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于

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遠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

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

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張嶠評舉遠
致道非淺近
擊可機

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
 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
 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大山之隈奚有於
 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不
 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譬
 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譬警之人
 勿與任大。此之人則亂大邪也。如。譙臣者可以遠舉。言
 莫先。謂之譙臣。有大言行。不可。顧憂者可與致道。顧
 與舉國之遠也。續按。譙音無。顧憂者可與致道。顧
 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于其計也。速而憂在
 道者也。續按。顧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
 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
 召也。春通。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先發之華必。舉長者
 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在泥也。舉長者
 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續。裁大者
 按舉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

沈剛新評必
得必諾故不
足賴信後歸
之可復可再
便以心下天
下通章血脉
俱動

何良俊評宜
尼器使無末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
 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必得
 有疲厭。春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必得
 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
 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譬食
 續按。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小謹者不大立。譬食
 者不肥體也。言大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譬惡
 言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春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之
 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譬警勿任大而
 譙臣。顧憂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
 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
 謹。譬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有無棄之言者。必
 唯。有天地無棄之德者能之乎。有無棄之言者。必
 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墜岸三仞
 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

備一人若自
用則小伐矜
之謂

張榜評管子
所以師馬得
路

楊慎評神者
在內四句乃
危詞非發詞
也側下看始

得

職評以往
君來千古不
矣

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

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續按

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不行其野不違其

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能予而

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來所報與而不取

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春通猿連臂而下飲于

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禍幾及一身。怠倦者不

及。倦怠之人。觸塗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

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在內

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目

及時成事故日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日疑神。若

能審內外。能立操要之神。則懈惰不及者亦從而能

矣。假。曙戒勿怠後釋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

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春通在

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厯以君不君則

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

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

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

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

管子

卷一

十

卷一

卷一

花齋藏板

震評此是
不為于所見

玉世貞評道
隨身化則下
從好而往來

張養純評得
度方能和人
又天人相合
至微之幾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

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

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

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

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

此則君子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

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

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

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春通失道寡助得

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

故以為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

下定萬物。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

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春通天欲王天下而

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

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

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

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

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錘言人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錘而怒之喻人主過由

管子 卷一 十一 七齋藏反

沈鼎新評人
主有心便思
老由我是謂
事而非道

沈鼎新評私
以逆天故拙
者若巧

沈鼎新評
如翠若插

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春遠覆
屋不怨。下无操筆。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
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帝王之臨寓
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特迭運于前。當之者榮
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
故百姓皆云我自然。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有遠親造怨也。續按
無二。故遠。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有遠親造怨也。續按
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有遠親造怨也。續按
出于理曰天道。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
無私遠近。春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
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莖物
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既無
私於人。故巧者用之。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
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在齊病

楊慎評不與
神隔見與隔
神微乎微乎
知我者叔有
似乎見而實
不見乎見也
者甘之來也
病正在與

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
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春通禽獸
乍離。故曰鳥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
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
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
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
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
之。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四方所
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春通心行與
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

管子

十二

七

朱養和評變
不失常可與
言道

李必評獨行
要領無人解

周元會評變
形勢而為理
此為夜行

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
德如不念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
之援也。績按當依解作獨在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
春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
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春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地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
于。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
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
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
見。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春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
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
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言而不可復者
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可言而不可復者
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
可復言者。則由

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凡言而不可
由君不行故也。績按註非觀解自明。凡言而不可
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言而不可復者
而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春通。言行即屬君子。臣無當。

朱長春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
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
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
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
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令人不
知。而伯唯恐令人知。梅士享託。此篇山高不特而所羊至淵深不涸而
沉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
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峭壑春形。憑藉者。勢君
據形勢之尊。而無為民自試者。略形勢而歸之理
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

十三

超於技巧運用之外。故曰。惟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况於君子乎。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

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厲於野。野無吏則無所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

則無所。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

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未產

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

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

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

於千。如此者。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

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

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

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

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

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

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去也。無以牧之。則

張穆評管子 之文多以厚 重峻時勝此 篇獨多逸宗 之五

沈氏新評惟 政司操兵命 關合通章筋 脈

而兵弱 無政則民會

季以評君心 一好修蕩則財 方之竭雖行 政而終益于 富強

梅主事評上
有政則民不
輕棄其主而
易離其鄉

梅主事評上
有政則民不
詭術竊以
搜上之所好
惡

張榜評省去
一轉章法便
異

沈禹新評以
無窮後財用
必至民地非
吾有而爭端
也

管子 卷一
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

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

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妄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

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

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

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

量以開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

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

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

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

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

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

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

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

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

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

管子 卷一 十五 七書教反

柯洪評列弊
處如針對病

一侮主享評散
之而民淳俗
解合之而治
定化成帝王
配聖氣象

朱養純評治
歸本于身矣
待字更附

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木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貴。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所實性穀。故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

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未產不禁。未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

貞孝評言至
婦人男女類

見憤恨

孔穎達評數
不可得句愈

諷喻系

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

鄭正感評立
功名名目無
獨王貧賤不
足之忠

樹十稷者木也
人則政法可
立百稷不足
以盡之故又
曰舉事如神
唯王之門

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特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十稷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稷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稷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稷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貴神

管子

卷一

十七

管子卷一

楊慎評履現
凡牧民者直
欲觀面喝醒

釋欲政評牧
民等事皆立
政以御民

沈鼎新評嚴
西維以禁微
邪此牧民吃
緊處

張嶠評俱歸
本到微邪

楊載評朝廷
民力民能死
命俱以法御
極精嚴

柯潛評賤輕
爵則法廢

道設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凡反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

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而民不可御

何俊良評國
由有善政則
說法不覺其

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

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也。

朱長春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荀子。梅士享評在于使民為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後禮義可興。乃身既先之。而又布度量之。附鄉師之說。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七觀
九敗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

管子 卷一 十九 宅齋藏板

法。各有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謂四

穆士享評財源不開即輕租薄稅而民不能富且國有用取太輕何以供乎

三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謂五

張榜評必如此則位祿官三者方相當

四。國之所以固。國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

五事

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

自三本已

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

君之所審者三

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

此三本者

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

周元會評審三本故三臣

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春演養馬瘦之

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好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孰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

管子 卷一 三

劉勰評收得勁奧

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朱長春評。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

和潛評德大。而仁至足稱。竊臣故可授。

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春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責清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郭正域評安。危係三四務。凜然悚震。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

楊慎評只如此。如彼。斬然。

沈氏新評順天固地逆物而用不至泥沙是真生財

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穡士享許由國而進分之

分區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

則為什伍。什伍而進。總之則為國。及難而不越。有長有宗。有尉。有師。故多而益辨。

梅士享許由。閭有司以時。開闢而進。宗長。蓋有。故。

言鄉之不。在什伍中。過令必改。不改則誅。

梅士享許此。言鄉之俊秀。

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圖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譙責也。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一再則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儻材。若在長家子弟。

在什伍中者
敢令必得不
使野有遺賢

梅士享評著
上逮之法使
有以戒其屬

梅士享評齊
賢不肖之程
使有以交和

梅士享評春
賞冬罰順天
道也

梅士享評此
君布憲而方
鄉之師五屬

大夫受之
梅士享評此
憲既布而又

歲籍以待考
校故憲不虛
布

梅士享評此
五鄉之師受
憲而布之州

里
梅士享評此
五屬大夫受
君憲而令不
留行
梅士享評鄉

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
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計上鄉師以
著于士師著標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及坐其
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
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
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
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
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
春之朔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

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

君乃出令布憲于國憲法也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

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

于君前太史既布憲人籍于大府人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

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

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憲既布乃反致令馬致

于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

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

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

師與五屬大夫何以不同
鄉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
沈問新評考
憲毋令專制
如違即有功
亦誅則入守
令而不改傳

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
合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
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後曰
專制續按謂不足曰虧令續按謂罪死不赦首憲歲
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
朱長春註即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志式。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口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
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
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
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夫財之所出以
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
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

宋長春評此
亦與志令甲
之一條

首彥評虞師
詞空等語即
從周官則
亦非粗及職
掌官制已也

楊士享評必時水過度而

五穀無害然後墮水安其

藏

害于五穀歲雖凶早有所粉扶門穫司空之事也按續

粉扶問切相高下視肥境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

以時均修馬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山田春通出田田峻之類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馬

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

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

鈞修馬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

楊士享評刻鏤文采絕于朝而又禁于鄉故民富而俗處

楊士享評制

子爵祿則服

雖欲備修而

不能用雖可

正擬而不敢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春通器物式

限禁用有敝壞則有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

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塋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

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

以朝官吏春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

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

長鬃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

服纁一本不敢畜連乘車

梅士享評以燕何謂文有章之服夫人不敢以燕惟饗廟則服之

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

刑餘戮民不敢

朱長春評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嚴焉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

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徐偃弱而行仁

宋襄惑而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王孫自奉千金

何侯日食一萬春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

唯是以苟生為耻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日

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

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

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

以柔曼而處朝謂也春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鬻爵觀樂玩好是絕游嬖

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諛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

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

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黃震評諸說勝切中苟安爭後之習

公養純評說到請謁諛吏

况鼎新評未
形未加而民
畏勸乃名奉
天

李泌評從心
正見君之誠
信所致

君既盡心於俗所
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
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
於心。百姓已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
化于天下。君能奉順天道。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道之所期也。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
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
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土農工商

陰陽 聖人

爵位 矢時

務事 地見

經言五

傳士亭詩
秦於馳道于
天下國且不
可况天下乎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
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朱長春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
極論民分地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
幾百乘。是日國賦。春秋謂之敵賦。故標曰乘馬。意
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
書之故。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

孔穎達評不
首為書語送

管子 卷一
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朱長春評釋
地者政本陰
陽者借天以
彰地似不可
合曰陰陽

辨七事下舊
本春秋冬夏
別起自為一
節非此觀本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
準也。市所以準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
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
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乎可地不平均和調
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政不正則事
不可理也。春通連下為一段。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
也。夏秋推陽以生陰。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

文蓋言陰陽
雖正然時變

厚然後成陰。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

之極即天地
不出其範圍
非若地之有
長為大小可
以政正也故
即事治以見
貨多即貨多
以政事治而
地之利皆在
君矣

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天地
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
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
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謂
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
地之正不正。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
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 謂不得過者之利也。

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 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輕傲則不慮。事生也。事成也。失事也。 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做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春適古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布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誥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

漢書新評王
者兵財俱從

農出故一家
伯必使金貴
然後富以用
民故致隣此
儉侈於奢之
辨

梅主享評精
木天下乘馬
服牛連上文
共為一節非
也觀本文釋
地者以之本
朝者義之理
市者貨之準
黃金者用之
量皆題則此

千乘之國者
器之制亦繁
題無冠
朱長泰評下
從地引八
制地申千乘
器制不可分
此遠近
天榜評古人
制地定賦之
法皆盡均節
如此
劉績評此一
節言土地流
中論不可食
者而除之紀
其可食之實

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可謂之有道。績按此釋黃金者，用之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量也。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績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祿處，民不得入。馬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馬九而當一。績按鎌刈割器，纏捆縛索曼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輔，斤斧得入馬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十而當一。一流水，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

不可徒論廣狹也
朱長春評管
子每于地政
大有餘餘倍
著精神伯者
之本事也與
証者兵法相
對然兵強未
有不本于官

管子
卷一
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續按此一事器之制。春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敘。此古文之妙。未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論節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

柯濟評與博
縷悉

沈維垣評中
歲央正等語
奇判

管子
卷一
總因地均立。分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雜而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應。紛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制當一鎰。無季。季絹細絹也。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暴布。白布也。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命之。一升。日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馬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

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日書比立夏曰

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亾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

歲更制經正也續按此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

大潦一本作大續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

征也征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二三

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

地五仞見水同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

於山五尺見水二仞二尺去其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

則餘有一丈八尺續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

宋長春評文
簡貴清異上
而太古下而
後世此當其
極盛左氏富
而豔此奇而
豔方駕也

周元會評刻
官論異

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

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

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

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

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

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

犁童五尺一犁春通二犁一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

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
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巨者與功春通公田之功而不與分
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賈
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宋長春評儒
者虛聲而不
進仕工賈占
業而逃官役

實皆微士游
民亂法悖上
不誠不信而
不可訓也令
與三日之功
而不受一夫
之分所以罰
之也不可使
爲工則惰民
耳周禮無常
業出夫家之
征此夫粟也
如此四民有
分善託業而
國殷強下云
誠賈云云與
此相應亦與
國語內政略

相表裏

沈明新評均
地分力又使
民知時爲事
與大經術

分馬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續按此言士賈工難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力以盡地利。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有智者。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教人。也。續按此言教人當非一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使人知。愚皆知。巧拙皆能。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

在齊莊公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

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

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

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

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

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

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

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

弟。不怠其功。春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

管子

卷一

三十三

管子卷一



本末通功之利。犁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元末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假不察而並舉日管商。不究乎。

右士農工商

續按此篇言於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未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人故名為聖人。聖人

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

則已尚不足。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春通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

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

惟敏政評有
事用無事歸
政善託業

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

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必倍之也。

右聖人

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

今日不為。則皆忘貨。言不為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

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

宋長春評此
地里應在地

兩正

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
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按此釋
上均地

管子卷第二 冬

管子卷第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蔡譯

盧泉劉 續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宋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
用之謂之非不能廢

其人而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

比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未具下事故是向也

管子卷第二
天後立七日
為分疏為設
喻末後反極
作收絕歎文
字

葉心水評從
治兵歸到正
分根然則至

柳士亭評七
法無所不備
術其道真可
以正天下
張榜評此正
天下之分也

沈國新評七
法即器數理
分也堅義比
類極精整

日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

治矣。四者備謂立是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

之有也。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

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不能彊其兵而能

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

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兵

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

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

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

法仕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春通則象七法

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遞陳而正天下略根天地

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

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

元氣。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

也。所以合立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尺寸

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做不徒然也尺寸

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

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

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

禮記評上正
言重七法此
友言無七法
後與政轉以
將治民正天
下意
楊直評七喻
極變以前文
不變後文不
變此不得不

之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
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
以利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
皆自心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
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欲出號
令明則然後可獨立朝夕於遵均之上擔竿而欲定
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
靜其本今既舉竿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川猶絕長
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脰非所斷危不明於法而欲

法不則能極
并前後真疑
矣

張榜評悟之
愈倍拘之愈
必則放肝之
心愈駭

朱養純評後
窮勁悍

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
矣人右手能書而左手不能書也今反用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
左手書而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不明於化
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
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
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
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
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
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
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

管子
卷二
三

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朱長春評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漫不煩頗多造奇是生意之作可為各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曼延矣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姦。吏。傷。官。法。姦。民。

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威。傷。則。重。在。下。

君。威。傷。則。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

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

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從。今。者。

陽慎評節節

百解即以經

解經又是一

梅士享評欲

行法則朝野

之姦偽不可

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輕民處重民散則

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

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

厲。厲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

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

經敗。春通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人君泄見危

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人君泄則

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

陽慎評此處又揭出盜盜之原性不審故勝勝則敗

梅士享評欲行法則入君

之意言不可不密

梅士字評欲行法則國之法令威福不可不猛斷而決謀

正威評貴戚愛臣四者所以行法

楊士享評欲行法則人之才能品所不可不嚴防而器用

楊慎評明賞罰以振兵本洞筋追魂

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

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

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君則不然。致所貴非

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

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

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

亡。故棄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

而存社稷。故棄所愛。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

而存其法。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

防。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

不失其宜。樵蘓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

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

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春通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

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怠其勞。故有罪者

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

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

管子 卷二 五 花齋藏板

其不誣。故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春通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日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張榜評雄駁
錯濟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

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

宋長春評八
無敵為兵
本未始于官
國中于治兵
卒于選將

地形險易。主將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

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

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

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

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

楊慎評文添
解此一句妙

極士享評衡
庫二字甚妙
衡無不平故
天下在手虛
無所藏故天
下在心

張榜評勝一
步少句初特

疏王享評修
戎器必課試
而藏之練精
銳器英材而
統之又本之
以自立于勝
前所謂唯無
瑕者可以正
入方是衡庫
天子之禮

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

也春通機數之明中權也。賴鈴也。唯君與將共之。大

也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

庫。衡主運權。庫主藏兵。機也。○大時大者時也。小

小計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

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于於合天。王道非廢

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實之位。神器也

也古今所共傳非有

也衡廢而天下莫敢窺密者。以王

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

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

令長耳目者。所得此。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謂

則天子之禮然也。

簡其術。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

精練。

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

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

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

此術也。或曰。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

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

石。上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

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

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

魏職評必立
務地語更奇
更詳

管子 卷二
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
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難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墳地

利。秦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無吏應。其數多少。其

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其多

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

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

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

險去莫不內
政既修然後
定計而後出
量敵而後進
故知彼知己
有勝無敗

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

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未可加兵。不明

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土約誓。不明于敵人之

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

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

擊敵。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

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

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故。偷生也。

於政備將士
正是張軍固
已得地之要
權此謂內政
死定

蒙心水評扼
吮肘背

宋長春評六
造奇工于
辭者與七法
同器文平而
巧行之風雨
飛鳥等亦權
家談亦亦

楊慎評雲卷
嵐旋銀河注

管子 卷二

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春通入三軍如
無人曰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
地圖謀十官地同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
人曰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
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
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有雷
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
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

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

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

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察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

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誦証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

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

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

曾參評又衍
說一段情

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

立經國之事。

正彼天植。

謂順天道以種。

風雨無

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制之。以常行嗣續也。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育國也。春。通正植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統

論政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春。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董之辟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所謂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宜。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殺賞之不正。喜怒發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因。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因在固。兩列而正。君乃有國。有外叛。外之有徒。禍乃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績按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春。通上。任喜怒。民怨而心外。外結徒而昔公。禍乃牙。徒與多而眾忿。則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不可圖矣。故眾怒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情靡不有。初鮮克有。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窮。知困獸猶終。故須觀之。

遠世亦遠騰

周先泰學

經言多此體

他近于傳矣

乘馬敘事此

立訓經志詞

事故是兩局

朱養利評觀

終計窮方能

賞罰不以喜

怒始為植固

高正評紫閣
賈非

梅士享許人
知用財畜之
省而管子知
用財畜之費
故財不虛野
楊氏評高則

禮之無用無
用甚于棄乃
真費也

楊慎評執法
則法行意甚
確移

關其所終將何為也春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
廢之亦以愛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
窮復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富
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
則爵貴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春通即萬民
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順命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且暮
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

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且暮取人以已成事

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

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

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歛令

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

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

苦其有怠倦不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勤則困苦以辱言此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

而身危故可恐也績技倚解作奇邪謂偏邪倚革邪

不正之人也恐謂恐懼遷善不敢為惡也

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

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植不動法天合德無有私德

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祭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以賞

春夏刑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績按當

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績按當

一衆字註以有字屬上句非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

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衆在廢私在於廢私

遠在修近修近則則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

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國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梅士享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

之無以風解以刑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

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

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人者體君意修法

令以導利于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任

賢高安在同利而法為世憲矣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三

管子卷第三

管子卷第三

郭正域評非
利則民怨非
賢則法私故
修長高安各
有章在

管子卷第三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侯氣聽聲以知

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

導不妄春演夜虛守靜道之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

日小侯人物之氣貞極苞元靜篤作復失守則剝得

皇時變道不變五方異而中夜一也附解幼官圖作

楊慎評二語
可入養生家
後圖方知六
花八陣變烟
極矣
楊士享評此
篇管子因五
行以立政按

五方以制兵
前本同五注
天合德後服
善宣或一律
之天時後開
國五象法無
初後漢物兵
列一本之地
德
朱長春評其
效法如九宮
合變天下奇
才
沈鼎新評此
言土旺時君
順土以布和
政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夜者陰虛之候。君子宴息之時也。人物連用四字。上二字衍。皇。大也。言人君能因虛守靜。則發之而治人。五和一調。四合為五和。以理物其功業必盛大也。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服黃色。味甘。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三四。治季而正位。在六月也。續按。別本註。用土之物也。和氣。土主和。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井也。以保獸。春通。保蟲之火。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人為長。所藏者。溫和濡緩。所行。毆。養。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以助土氣。濡。古軟字。行。毆。養。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續按。行對藏而言。謂行之于身也。下。倣此。春通。藏內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宣之道也。溫。濡。應土潤。潺暑之候。毆。養。致弊。故納新之化。內滋。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各異。獨毆養土。與春同。春天陽

位後良評推
主致役故宜
開靜義甚玄
矣

張樂王
伯象等語解
如頭日

之牛。夏季地陰之生。陽饒陰乏。饒。坦。氣。修。通。坦。平。土。政。者。養。舒。乏。者。養。疾。從。其。盛。氣。也。凡。土。王。之。時。所。生。則。其。氣。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之。物。但。開。通。安。靜。修。通。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春。通。生。合。陰。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皆。然。土。位。下。為。萬。物。之。命。復。命。日。常。丹。功。以。歸。土。為。還。元。附。解。乾。坤。以。靜。翁。衰。萬。物。之。性。命。凡。物。開。靜。而。生。形。生。而。理。亦。生。五。氣。皆。然。土。屬。坤。易。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不。斷。其。力。于。物。故。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物。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象。處。置。之。飲。葬。其。極。信。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春。通。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春。通。

卷三
二
此齋感版

成土計。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

審數立常備能則治。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主備有之。同異分官。

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

以事攻之以官。後作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

春通中央君位。帝王霸王霸等系之。主術王鉄所謂皇建之極。春秋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幼官也。幼初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

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

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

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

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七舉而

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

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本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

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擊强大。故人主守

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

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

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

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秋養地評借
也九舉九威
味義德之效

郭正地言ノ
舉俱原于九
合諸侯來

楊慎評如此
成文支真可

謂錯其數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春通詳按九本

舉所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

率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

合內外。兵強與固。而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官飾

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官飾

倚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人。非賢

才不足。審察事變。惟懼謀臣。司之得賢。昌失賢亡。關

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地辟之守。練之以

合散成。故關治亂。農食人。關尊卑。金關貧富。練之以

散羣。備署。備猶曹也。比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

音比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春通。凡殺修

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勸勉以選衆。春

殺。修飾其財。故曰殺。殺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春

不殺。無以禁溢。溢不勸。無以督羣工。使三分具本。使

之備。著財署。不知其事。各具其名。藉發善。必審於密

之木。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政管氏別

五其圖。謂之分圖。而上位居中。補圖。明堂圖也。居圖

水中。即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大室也。太廟大室

乃明堂之中。居于東方。方外即明堂。春行冬政。肅

也。冬氣乘行。秋政。雷乘陽。秋陰陰。行夏政。闡

之故也。陽氣乘行。春政。雷乘陽。故雷。行夏政。闡

陽氣。乘行。十二地氣。發春。通氣。十二日。一代。政因之

故掩閉也。三百六十日。春。伏候。平氣。中。冬。夏。候。戒春事。自

三百六十日。春。伏候。平氣。中。冬。夏。候。戒春事。自

極氣。終而始。中氣。常。極氣。常。短。戒春事。自

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

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猥熾。無得而詳焉。闕之以

待能。十二小卯出耕。法也。與呂不韋。月令相似。其中

傳中極之氣自分

朱養和評精

管子

卷三

四

在齊或反

言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昭合但十二小卯類之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間十二清

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

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

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春多

旱故治燥氣春通木潤金燥治燥治濕取順時火陽

中陰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

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大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

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藏不忍行毆

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

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春通藏行合時則

氣平而修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生氣內

疏達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

外也國然也春通春以陽剛用而弱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靜弱必同舉

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和好不基貴

賤無司事變者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此

居於國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多風行冬政落寒

蕭殺故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秋畢宿

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

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

言服時君
順不以舉

和強運仁
者生理強者

沈維河評政
言大旺時君
順人以布政

終春。演夏至生陰。陰為小。冬至生陽。陽為大。言著終
陰不得離陽也。寒則言至。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
不言小。一生二。二合則一。火氣舉。君則順。君服赤色。味苦。味
時節而布政。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
之物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
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
以調樂。順天地之正。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
以極而復生。水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飲於赤。后之
火相救而已。井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
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
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
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故行篤厚。坦氣修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各分
修理而長育。

沈維河評政
言大旺時君
順人以布政

沈維河評政
言大旺時君
順人以布政

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
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
圖南方。方外。春。通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主辨。北方
也。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
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
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
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
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服白色。味辛。
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治濕氣。秋多
商。續按。別本註用金之物也。治濕氣。秋多
六

水故用九數九亦金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蟲之

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

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坦氣修通凡物

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鄉閭

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

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

私秋利既令周備無得有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

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行春政丞泄少陽乘

泄陰故丞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

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

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君服黑

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

者亦所以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用六數六亦水

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

口鱗獸之火春通變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

養生故火皆用其生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

以示其行薄純冬夏藏行兩反陰陽之交也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侈冬行刑之時教行

沈陽新評此言水旺則君順水以布行政

河元會評著詭運人

沈陽新評此言水旺則君順水以布行政

管子 卷三 七

可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出入以

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悞也。生既須養。則

物不可悞。故曰解固春通。通子審取于以總之又恐

復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道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

過時故審取與之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

多火以總統之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

一日之師役母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况多乎。春通九會

相次從敘。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求歲之宜

故舉九令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

詳申之。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

日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

宋長春評百取五分圭三十一之說。時何以修內政。億九合共

海經重賦。藉于農。必設法以上。市則一國之小其厲其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不。幣功之國何。以令。

道一稱數借同也。稱斤兩也。數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

人山林。獮祭魚然後修澤梁。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

食常所祭。常所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

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

公四輔也。所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

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

焉。莠命者謂穢亂教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

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

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

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

之錫命。尚上也。春通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

八花高藏版

宋養純評十
九會俱是申
命至請事受
變諸例則習
命矣

管子 卷三

義也。官四體亦。九會諸侯。今日以爾封內之財物。國

之所有為幣。為幣。九會大命焉。春通以上申命。以出

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命。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

侯出常來朝會。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

之命。即下文是。朝習命。二年。二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

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二

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而會

以習。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

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

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

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人

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北居於圖北。方外。春通。上

內政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為主。兵以

中權為銓。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

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必得文武官習勝之。善勝敵

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務。時因勝之。因修不逆於

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因。終無方勝之。計出無方

時列。事下。時分。以時施。合。與之。終無方勝之。計出無方

者。幾。察。行。義。勝。之。庶。幾。行。義。理。名。實。勝。之。實。不。謬。妄。可以。急。時。分。勝。之。與。之。可以。得。勝。春。通。凡。分。予。急。得。勝。

純樞評收有
所本將有所
制禮圖中圖
外自見

管子

卷三

九

管子

郭正域評
神無象方能
制衆勝

宋長春評
解如山爲將
先治心故昔
定勝

馮慎評各語
之妙皆係于
一字無此一
字即同腐爛
其法頗通于
作詩

時毋緩不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
必敵物令無功者受受可以得勝
行備具勝之戰之具可以得勝
無象可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
原者勝定聞知勝審定者勝
定者定聞知勝審定者勝
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
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
勝所依奇策能
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
至誠則敵明名章實則士死節
不敢校也明忠義之名章功勞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
因方則器械備有則器械備具
得自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所爲之本則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後平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
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非微矣况其神
新故能見未形者在新故鬼未形也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者
可驚故敵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不能量舉動昌盛故敵

趙用賢評
少起雲長飛

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續按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使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則獨行而無敵。號令審悉教命施行險難於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山河也。歡我如椒蘭。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誰能敵之。則其攻不待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春通曠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者猶致勇奮况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無方則愚者智。則愚者習而成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習况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巧况不數也。數也當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拙乎。拙乎。

卷三

在齊魏

梅生亭評此
段同前七法
篇

篇 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

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求天下之精材。精材

可以為軍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

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

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

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國之副也。春通中旗物尚

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欽。其行刑戮

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離害

而欽禁欽或為鐵績按欽劍林人足也恐當作轄欽

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

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發不意。其所舉發經不知故

管子

卷三

十一

花齊藏板

梅士享評此
段詞頗同後
兵法篇

楊悅評博勝
備社則速施
愈從

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開。障塞者所以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春通。不恤死。無以勸生。此者之死。故不修屬祀。以恤財而軍亡。財乃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春通。左肱。右掖。前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勝敵。右後主厚集。旗物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則知其所居矣。旗物

明士享評士
疲君嗜奇論
同後兵法篇

朱養和評
縉頃泊

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刑則燒交疆郊。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下。續大勝者。積其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積衆勝。至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大勝無不勝也。春通。無不勝。一戎而故成大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始。乎。

尚劍。象金性。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始。乎。

卷之三
不彙非十

十二
花齊散反

梅主學評始
于無端以下
同後兵法篇

程敏政評蓋
道養德是和
勝之原



朱養純評兵
以嘉天下而
曰至善正立
義實德之謂

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
 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
 詐不敢鄉續按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
 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謂同爲事續按兵法作和
 悉莫之能傷則習乃借習以悉悉盡莫之能傷也此
 輯聲之誤後倣此
 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
 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罟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
 藥死而既乃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
 殺之於灌流

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官四分則
 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至善之爲
 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
 糾之人比屋可誅也春通不仁之君立義而加之以
 毒人爲人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而加之以
 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
 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民之所利立之所
 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于海內
 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
 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請命於天

郭正域評羅
教曲盡

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

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

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續按別本說緩急明於器械

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

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

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

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恇執慎於

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

副也春通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節自制制

為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西北言守勝

今後合于中軍之後也與前矛兩翼

異故言多善尾之務為占堅之輔。

宋長春評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

別有闕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

聖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撰者萃集附會不

如月令遠矣。

又評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

條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覽之宗其原出于周易

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說要

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家或有

本論惜其事故配

屬紛襍不大合耳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續按前作若因夜虛五和

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五圖先總言
外後總言中
此五圖一言
外隨言中故
分本則而全
又則無異矣

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俛。鞅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宮。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

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繫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木博。大八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亾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侈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

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
 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
 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
 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
 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
 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
 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

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
 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
 於濟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
 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
 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
 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
 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
 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

管三
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闔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小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政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

周外強國為圖。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缺。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

管子 卷三
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亾不食。不
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
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
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
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
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
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

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
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乘。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
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
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
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
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
 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
 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續按前作十二始節賦事無前第二字十二始
 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
 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于白后
 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比物
 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
 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
 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
 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
 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
 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修。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困。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

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宮。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年三鄉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

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人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

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

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

世者則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

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

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

張榜評聖王
後世功名俱
從得人來

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

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

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

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

教之以政故著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開而

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

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

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

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按惡

沈鼎新評
政利人便得
人整頓振
以下語道
漸進也如畫

賈公評古治
天特

管子 卷三 不為藏也

何潛評捕魚不能為政然似秋

飲食故飲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大競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之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而無解舍下愈覆鷲伏匿而不聽從覆察也鷲疑也上其賊苟而不

蘇軾評結大

沈禹新評合利表資救賑窮方見德有興與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亾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墾宅墾堂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輸帶積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慎將宿將送貨財此謂輸之以財上五皆令要便也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洿潘洿也潘溢也洿疏

管子 卷三 二十一 此管義版

葉水心評八禮仍不離義故曰各得

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正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相親也。為人夫者敦悫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

養和訂禮務相映帶

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

舊評務權
又相映帶

繩樞評強至
勤天下權何
等重

沈明新評刑
用子五經說
布之石而仁
義其要直洞
治源

管子 卷三

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事成則以事動民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

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誥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誦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誦耳淫觀誦目耳目之所好誦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

管子 卷三

二十六

程敏政評富
治親三者友
本仁義

李泌評仁義
斷無後弊故
利民行政

竊軼評富
生丁淫侈惟
俗儉斯能成
五經以得人

務評在得

管子 卷三

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曠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
富，節飲食，摶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
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
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
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論賢人用有能，
而民可使治，薄稅歛，無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
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
則民務未作。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惟。方

丈陳於前

方丈陳前，則役田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

女以巧矣，而天下寒

者，其悅在文繡

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

是故博帶梨

梨博帶，以疏挾。

也。梨，大袂列

列大袂，以從小。

文繡染

染文繡，為絲色。刻鏤削，為純素。

彫琢采

采，彫琢為純綵。刊也。謂刊落刻裂，同決之也。刻鏤，刻去其鏤飾之器也。削，削毀其雕。

巧之具也。珠采，珠磨也。采色之物，則

關幾而不征

也。但使察非常

市廛而不稅

廛，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歛。古之

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

不失

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朱長春評五輔修條大幹，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漫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守

管子

卷三

二十七

花齋藏板

相類。荀子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轉法。如兒學語。彌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廣鼎過半。其文靡雜。卽體之古近。文之精疎。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爲重言。或別有世本采人。務借行以修其富。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成之策而已。梅士享許。此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四句。一篇之綱。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爲五輔。五輔者。治國之經也。五經既布。然後有刑。死以儆其不然。而終之以仁義。其要也。仁義之君。必節儉。故民利。政行而教可興。

管子卷第三終

管子卷第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明西湖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第一舉目。

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

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

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蔬。夏處陰。

冬處陽。

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

此第三舉目。房註第三舉目。終于冬處陽。非也。案後

張榜評題高
依奇交亦奇
名言如盾世
宙大觀

管子

卷四

管子卷四

解春采生秋采菰夏處陰冬處陽引微子不與紂之
難後世不絕下接云故曰大賢之德長可見此句屬
上文無明乃哲哲乃明奮乃明哲乃大行第四毒
矣矣

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

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毋訪于佞毋蓄於諂毋

有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第七不用其區區鳥

飛淮繩第八護火縣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毋犯其

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

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

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續按第十二可正而視

舉目當在此

定而履深而述第十二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杼室耕適丁歷擋丁用則擊續按第十二天地萬物

之素宙合有素天地第十三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

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

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天乘陽積氣地乘陰積形五

故曰佚凡右為用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在力夫

事故左佚而右勞

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

不同樂師盡能調之論百度雖各而無所不順順而

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

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揚慎評極奇
難馳聘而古
香淵然莊生
淮南之問子
家之神器也

孫士享評音
出下虛無意
名君道也
音屬形味則
于實有為君
臣道也故味
屬巨

范開新評意
論冰和居世
形于出任

之所任力無妄也。

得得而力務財多。

而無齋其欲。

其愛宜一率。

賓矣臣任力同其忠。

其名分敬而無妬。

有而欲有。

而黨樹戎。

後世無能臣。

夫婦和勉。

物而君失音。

百姓不養。

冬能其分。

也。不德有德。

皆出于懷。

之節夫繩。

也。鈞人枉。

舉也。言制。

則柱直成。

所長故能。

和勉聖極之
象也亦若海
丙象質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齋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其愛宜一率。士月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土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春演甚哉。名利之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必爭。爭不其妬。而入妬。至妬而黨樹戎。與兵闕于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善。未嘗不始于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妬臣。唐虞無妬臣。故盡能臣善士。曰夫婦和勉。魚貫螽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我。同心在是。則國如家。吾且笑。臣能為傳說。故曰五味不。

宋長春語

至風流生卷

始于君臣有

當于音味有

辨

梅主厚評無

之所被曰風

有之所郊曰

義

李必評惟博

故備惟不失

致無遺

物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聚散亾。君臣冬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春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此以謂。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臣之敗。皆出于懷。繩與准。鈞多備。規軸減。潛大成。是唯時德自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昔高也。鈞人枉。而出直。工人用鈞。則此言聖君賢任之制也。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則柱直成。盡故無所失。雖鴉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春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通明法民與

善也。與善則獲為正。險為平。在出直。于是博。國猶是。不失。而能無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盡仁。國猶是。

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執。凶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早道。以。然。明。

法。以期。民之與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早道。以。然。明。

人之與善。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

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春。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以。善。理。如。備。成。器。以。祿。用。減。

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完於時。德合符。夫成軸之。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完於時。德合符。夫成軸之。

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人小也不塞。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

有大小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思。聖善。故無不適。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夫焉有不適善。以思。聖善。故無不適。

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備。輕順。規。既。皆。適。善。能。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春。通。僊。者。

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變而通。通而復。常。矣。故。論。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天。清。陽。無。計。量。地。

化生無法。清。古。育。序。天。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息。法。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

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非。非而有。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順。物。當。順。而。非。之。不。得。有。非。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

當順而非之。不得有非。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

先以恩義。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

可九能之道。誰求行者而。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往若流水。是。請多備。

張榜評老子
之安乎泰
子之徧還
語止相似

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春通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頭必覆矣。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募士。故無備。不足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德也。無乏矣。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思。配大小之形。曲均存矣。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徧。減溜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春通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論。教曰清。化曰徧。得善。裁王政之敬。敷于良帥。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民之準繩。未也。越焉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一條通屬典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也。

朱長春評文
承現奇陸離
春秋之質古
戰國之標會
合體雜流稷
下來希見此
文字

大成大獲。巨獲作矩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菰。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訕信淫。弋淫。濡。言滑滯。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人。陰愁而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俾。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

宋養純評說
賢人避亂本
心

管子

卷四

在齋病林

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誰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既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春通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不利彌甚。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版也。春通隱居。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修業亦不息。其版藉所以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

樞士享評讀
此文勢大賢

之德長合
挺在上節

張榜評管子
之文各篇各
出一格尤奇
者四種七
問山王及此
篇

之德長。可久可大。則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人之敗也。常曰。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平稱滿量。依樂致。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惠者。知其。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

管子

卷四

六
七
卷四

沈氏新評無
怒無言無謀
惟恐人我
自但清涼世

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春演名者實之賓也賓主
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從其相為則不相怨
相怨則絕相交如晝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陽孰
得而而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好雄偽君子欲用
其惠知欺天下以攘兩利而不日知大盜之入為選
者迹也以其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及之自謂巧
拙失之自謂安危之唯大
惠能取一唯取一能安無憂
濟沒法也毒怨恨續起其行毒之法彼知其所行
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法也春通怨毒于人
甚矣哉舉世沒而不出時友亦沒也唯無怒一言為
大海津梁津然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
梁濟沒法也然則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
傷其身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
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苗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
無使謀泄泄謀災必

在齋嘉林

至故曰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苗必及於
災極

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

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

可以成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

大也君有所未悟當淵寂其色以自審詰靜默其神以

審思慮有所不暗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

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

言之理則通昭循而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

用之其蒙自發明也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

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賔虞毋訪于佞言毋用

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

水心
三義

管子

卷四

七

管子

周元會評私欺傷夫為守其巨

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曠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恐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勁。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其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夫鳥

孔穎達評旁若水流

楊慎評此管子目道也達明通解則斯

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各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

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春通唯

虛不自良。乃故聖人美而著之。義飛鳥之事。曰千里

鳥飛而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義飛鳥之事。曰千里

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不可平以准。

平准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

居必塞也。守常達變。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不可以失此

道必蹟也。術也。權道。遠充言心也。心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

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

之聰。耳之所聞既順。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

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

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聰不

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

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春

謬過昏憂焦思慮。聰明而不伎苛。所以險政。政險

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謾充未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替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

貪於金玉馬女。而公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

帝常義語

沈維垣評按
及為尚姝可

劉應評林至
兼以厲

曾慶評世通
其求法語名

郭正域評天
地人不一故
不專一物而
通乎道

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也常邇其樂
 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
 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
 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
 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成
 必失而雄必敗夫土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
 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亾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人深
 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
 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
 指意要必得此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
 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况於人之所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
 方明者察才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勿通于道法術謂
 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道也者通
 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是故辯于一言
 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
 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聖人由此知
 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

管子

卷四

十

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

為理眾言。而復計度所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

說。而况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眾事。故每事皆立

曉告。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

昏晨半星。星半隱辰序各有其司。春通月令旦中昏

序各司。是星紀十。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七各舉天時

其星辰書。隱夜出常見半。山陵岑巖。淵泉閔流。泉踰

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

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曰味

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

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

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可正而祝言。祭美惡審

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復

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

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

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

之有桴。桴當。槌。搗。則擊。險易猶否泰。天天地否泰。應

曾彥評博與名正是不官

字物

宋長春評此

願有賦語

禮多政詞又

舉天地人不

一處

何俊良評語

更動犯返

題用省言天
地原無偏私

果聚和可天
地能包絡萬
物而宙合不
包絡天地但

亦人不傳

宋長泰評
春秋下卷
絕不見此文
學商觀古必

管子 卷四

鳴者也持鼓抱也。搯搯鼓聲猶鐘磬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

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失。天地萬物之稟也。君子知善

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稟。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稟。合。有。稟。天。地。善。故。稟。天。地。也。有。又。也。天。地。莖。反。子。餘

萬物故曰萬物之稟。首。稟。萬。物。在。天。地。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終

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人。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小。宙。合。之。表。故。散。其。終。上。能。無。倫。觀

乃。止。字。誤。春。通。山。以。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稟。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之。不

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多。內。則。富。時。出。則。當。通

息矣。當品之人。不能重理也。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笑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

管子 卷四 十二 管子 卷四 十二

損正評應無
方妙在無妄

有應當

句

本錯不敢念

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

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春通以本無妄而應無方，故不失而應當。非慮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審善本于聲平。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樹棘而求蔭，遠往而求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服，笑于忿忿者，故言而名之曰：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是合字也。

由合

尋古責言之立

朱長春評：先立統為定，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栢梁窮奇，村極巧工，望之雲構，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乃南華深遠矣。倦哉！此營營耶！幻耶！人耶！鬼耶！梅士享評：此篇自為經傳，多深晦，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頃涉于性。

梅士享評：此篇自為經傳，多深晦，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頃涉于性。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

其用若樞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

之道，其在人者，心也。

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也。以所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

成焉，功而生。

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

道之用也，尤宜重也。其各副，故責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字，則亂。樞言曰：

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也。故曰：道之出也，帝

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

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

不委統謂有
氣以生須有
名以治極秘
矣

斯民耳目
古蔡家河陽
能道可開方

梅士享評

此篇此無人

治評三者
以慎不慎分
尊卑輕重

地假評重宅
器所以若重
取輕

楊慎評世主
以珠玉為人
器此死物也
惟如上所云
乃生而不死
者立而不立
句與上句對
伏而日器于
下此章法之
妙也

朱熹和評師
專指甚新

管子

卷四

在齊亦林

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
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
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

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

蓄藏積民無聖智器也
未用也

而輕其未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
不立者四

山二生四也人合陰陽以生離則死四
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

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取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
非善也

之而無故先王貴善
以爲

霸王主積于民
霸王主積于將戰士

主積于婦女珠玉
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

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
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

管子

卷四

十四

管子

卷四

十四

管子

卷四

十四

管子

卷四

十四

季必評制人
不為人制此
則善初

不好如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

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

通後起者勝。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盛義不

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

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固，又不為如此者

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

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

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

不能利也。愛甚不利，不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

尊尊不可得，祭舜是也。則周也。周者不出丁口。

姚樞評楚花
誠信

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則為龍，一則一日五化之謂

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以一過二。以衆少喻多所驚

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以無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

無國土十井不食，無傷。化而相生，終而復始，則五復

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御舉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

貴極如亢，士不恃外權，坦結紐則絕。有經，故可故親不

為用。坦坦謂平平，非有士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

張榜說世用
之功云云之

言神藥之純
備口之後依

銀中之鉅
看為之

乘長春... 神明先覺

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不攻而以鞭箠。時也利也出。者知之欲利者利之外。則無思不服。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其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大子。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既時。之戒之微而異之。人順心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贈也。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

張榜評龍... 龍一蛇

協同新評先... 非心親

故先王貴當。必利。貴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不見于色。一龍一蛇。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周。行藏五變。故先王不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人日五化。周應而無窮。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則一者過。過之時即。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歸于一。一乃能化五。所以結。賢大天不特宗至。春。也。先王不獨然不指功。心也。賢大天不特宗至。通。組。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先。超而異。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列地則人以為天下天心沌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心有向背。

明聽亦
明聽亦

而可以鞭箠使也。

若乃威之

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

為之也。

先王有所出為

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

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

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

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

而也

官職亦然

亦也

時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然戒

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

不同其猶而焉令

動作必思

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

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

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

因其參而慎所人所出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克也卑

刑殺

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

地以林使人以德使見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

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

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

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

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

伏乎能而獲乎能而獲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眾人

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

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

果水心評陰陽善用

張嶷評惜始怨本回絕不微

管子 卷之四 在齊病材

無親矣。凡國之亾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必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

楊慎評六行
如拍劇有

郭正誠評
益善典理不
列

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自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劳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管子 卷之四 十六 在齊病材

樂養純正
世名言為
子受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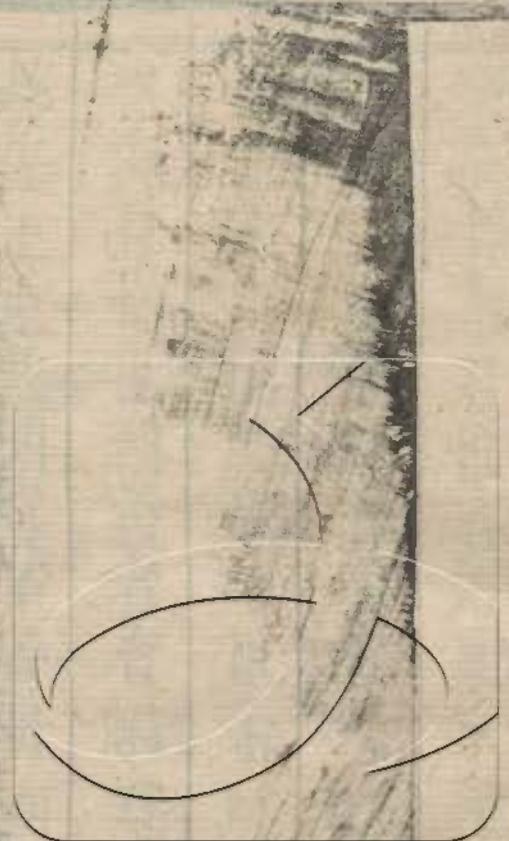
張榜評觀
器以宅虛
何德加之

愛盡。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至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以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則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

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朱長春評。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附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管子卷第四



管子卷第五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卅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每開也。閭屏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

楊慎評觀王者厚薄于方廉隅色澤。果光儲不欺以長故能定。玉之價此。芝觀固亦。

柳士亭評
規玄言如屏
蓋有困之過
益也

闕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人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

苟及後評化
非選以歸端
宜依然性體

以正評此規
言國飢飽

沈氏新評不
務耕則國
飢而君上寄
寄之一字甚
危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以正總大意下分八規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在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

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

之廣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狹也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正評此觀
言回貧富

指戰評貨宜
通不宜閉是
謂富門

正評此觀
言回後餘

何評一後
評評多弊端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

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人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

足以處其室園倉寡而嘉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其其

費園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積而衣服修氓家謂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同轉古
卷五

管子

卷五

三

管子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請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保正評此類皆國徒實



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續按方。一可以為足。於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使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澤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朱表經評此利重賦成何國積安得不凶

楊伯評此段曰是也長目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賤。故人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故曰大凶也。大凶。則眾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法

程敏政評
以欽稅其
皆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
稼亡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
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為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以三
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凶三之
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
毀損羸瘠者也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
民有鬻子矣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
者積殘則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
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比于
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
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
資泉力

胡後評以時
禁發便於農
事無妨

管子注竟力
必先惜則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
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
他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
一財而成也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鼈也佳語惡廢民於
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
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六下所以
由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
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
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或用財不故曰臺榭相望

郭正域評解
庶乎
庶上意母之

岳正評此
言亂

沈鼎新評
自勝正學年
極切通也

孫觀漢評
激流乘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仇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

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至故守不固也。損蔡則死期將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殫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八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背

化而治亂之。因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鬲閉不設。出

人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繫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菴鑿开。谷水菴井。則

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姓非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里無士舍。士謂重尉。每里富。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喪燕不聚。祭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亾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八州里。觀習俗。聽民

管子 卷五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朝之得失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

則在衆下故治行為上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然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

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

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

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則國之情傷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

故曰人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下於其民與不

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

臣正評此規
言國疆弱

柯濬評功多
不務盡力也
而賞薄則各
取其功

和評脫
到以情偽示
敵勇何可言

臣正評此規
言惠行不行

管子 卷五

七

沈氏新評
列弱被亡
之形令人
致

現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有賤爵祿而
虛立也無功者富則然則眾必輕冷而空位危輕
毋功者富有功者貧也
則有無君之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所以
賞戰上不賞則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人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昔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其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言國存亡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續按一本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與之國不恃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長豪傑
已以爲親也已以爲疆也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然則攘奪

張學評說
示兇

竊盜殘賊逕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有

張榜評語
飛泉注此
整

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
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六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蔡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目九奇口神王
張榜評家玩之雄偉峻整細淫之縱橫錯落如河
決如珠連如颿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因外望其肅
而其中能虎風雲雖跋幻怪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宗顏日讀于
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沈陽新評
齊魯能治
而領袖以
守法者責在
士大夫故
制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驅莫不從理矣續

於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刻
分之病安得
不私倫成亂

下幸必評皆從
君失其德冰

張栻評高心
一心語略對
滋便新解

黃震評極至
循利遂成黨

管子 卷五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度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昔者聖王
並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
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
制者必被之。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以耻辱也。
矣。臣厚財而作詭財。正礼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
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聖王
既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
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入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惡
昔居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
心。必使歸己也。續按劉小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禍作成以射人。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
心使之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
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昔者聖王
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傳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
也。姦人之雄也。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
之心。武王存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
士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
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不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
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
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為叛亡。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

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

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

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

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

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

者但屬王官私君事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續按別本注。王官既

私君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

但為私行所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聚也。治事則不以

果亦和評私
名最能不害

姚樞好說
愈痛堪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

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已勞。為國舉賢

恃之以為已之功勞。任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

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業則農桑廢故獲於

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

春通利市交而漁分輕飲。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

以進卷。此糾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

於民者。削上成用附下成恩枉聖王之禁也。用不稱

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

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泥附新評深
揭水舉備公
市上恃威地
語更記嘆

抑此平三
而而三
此事故
士尤急耳

何後其評人
小言大遠交
假爵事更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捕世非

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

勤勞權於貧賤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

死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

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且列於上下

之故聖王之問其有言讓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

也之也壺士以為公資修田以為公本每以壺餘

則私以資若趙孟之為又修則生之養私不死所備

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就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節以示民節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遠交以踰

也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

也也卑身雜處不簡倚類隱行辟倚所依也積按隱即索隱

也也辟倚皆劍入迎遠劍身而人回遁上而遁民者身

雜處所以遁民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行避倚所以遁民隱聖王之禁也錯置聖王之

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也錯置聖王之

禁也守交聞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

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揚慎評整
况千古極
若揭金鏡

場沈評利害
無使苟

朱希純評
到仁耻是
危矣

管子

卷三

在齊非初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聖王之禁。吊以明常。為友以蔽惡。

為仁明黨有惡相。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歛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

春通結儲君。援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

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氏。

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詳以鈞君利。謂之漁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利。因少博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程其職。策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

其官。而離其事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結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衰世之象。往往庸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管子

卷五

十三 七 齊 歲 版

行令而原於
今不虛行令
行則國富兵
強而劫以危
古為戎保
之煥不以六
攻毀三器
之勝近也非
以為非兼
泰正天下之
也此之謂
出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死，不行令

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

至於可不可必與下論而後定。夫自上令以為威則行

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

倍公則得成私屬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

不可得也。下強則令出而留者下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經其出如給所謂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

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者損謂虧

令者二者不罪人焉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崇水心解
別令不行之
然

沈明新年垂
舉在令下淪
令則逾却而
開之官官上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淪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

途由於民而衛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

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王衢開菽粟不足未

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未生謂以未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驕也人有飢色不怠未以殺

布帛不唐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稽敏政評數
逆便不經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殺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也詭事便辟為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所以耻反以為

以得貴富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

故以為逆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曾彥評三經
典與精移應

堂鴻議

議賦評復細
陳三經詳列

管子 卷五

不貴。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祿。不過其功。不以
多。得。服位。不後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而後受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君

也。所欲。賤。不逆於。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

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也

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

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

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國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

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臣下不

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

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

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楊慎評一篇
車令警策在
此無民用無
兵勝國何以
重而握在三
經制人與受
制神機了然
重器之義言
矣文有筋脉
於此可尋

管子

卷五

十六

邪正域評令
不行就民兵
說至伯王語
詳鞭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凶為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凶為鄰。則以天

道之數。至則反。反則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則謙。驕則緩怠。應恒象有人而回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及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陂。易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以危盛。寶盈之不臯。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揚
人心真然宜

卷五

卷五

十七

花齋藏板

鄭正城評
以申于內外

同潛評器不
可毀

此六攻字未
敗三器

未即禍也。矧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
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膏。故曰。膏是謂早服。早服
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
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者民亂於內。必輕
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
民亂。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
道。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
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
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
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亂王不
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
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人。亂王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三器
大。而遂滅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也。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大攻者何也。曰親
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
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曰雖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謂親。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無功而
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嶷評呼吸
通帝座

宋養和評器
不愛攻戰守
自得方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
足以威眾。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
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故人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
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
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
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
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
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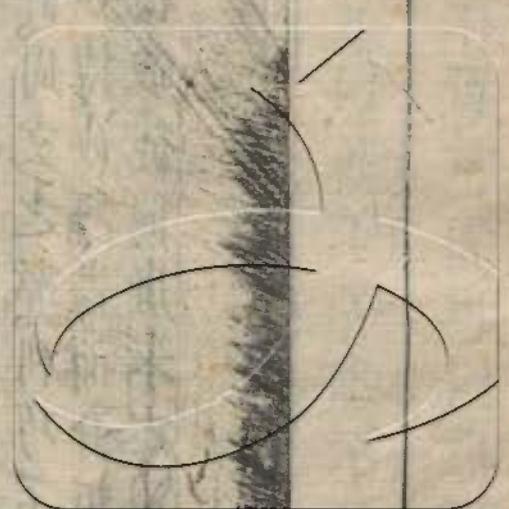
揚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
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
道。人心之間。令扶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
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
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軌。乃其未流。漫如赴
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人拙矣。亦文心無
懸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滿。此類也。

管子卷五終

管子

卷五

十九



管子卷第六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案許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從○空○三○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不法則令不行。雖

設法不得法之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

宜。故令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

修令者不審也。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

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而不行則賞罰

朱長春評記
落語句時佳
可以山采不
可出後
張勳評雖
然四段意所
氣勢自是相
映發

管子

卷六

法法

沈鼎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通皆
由此

程敏政評主
孤臣黨成何
世界

張勝評慶
急頭使已
往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身從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不聞所以有殆。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

其宿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施而不足

必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

內策謀毋入也。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

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

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才。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惠赦加於民

而罔固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待赦也。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管子 卷六 管子藏板

葉心評節
三欲以安位
學領語

揚慎評法
張嫌于多

劉總評誅條
甚悉又引以
繩墨故服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

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

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

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

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

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

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日不竭者，此非理之

言也。秦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

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

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

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侈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岳正評定
以下又轉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有立者乎。
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不牧之民繩之外。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善
小而利大但
恐人不知耳

臨賦評不求
美觀者甚多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安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剝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禍。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以日不勝其禍也。故赦者。犇馬之委。疾可瘳也。積按。爵不毋赦者。瘳。徂。禾。切。疇。也。疇。之。礦。石。也。疇。恐。疇。或。癰。疇。疇。不
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牛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蔓葉若纏
而下于戰國
又為未波矣
退之認錯作
祖故及文而
文亡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
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
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
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
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
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新評法
廢則民
弛故以法
愛人則人
自用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
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
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
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茲邪作矣計
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
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
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夫至用民

管子
卷六
六
法者國之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

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

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

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

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積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

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故善用民者軒冕

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不以下有私寵矣以軒冕有

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所許儼不因上有私憾妄以

斧鉞有所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

積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

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

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

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

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

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

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揚慎評無人與之小大君臣自與也

梅士亭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乎

死權評用民至此極恐亦死權盡之術

流權垣評下

身良

前君獨而利
善哉

者必王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與利除害期於與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劫已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此待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

朱長春評上
運厄言政可
與四日四
四門對置
座
張謇評卷八
人情而辨才
足以發之

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揚榭評內
外隔中隔文
理尊展反但

沈馬新評令
即其勢為
人主之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
不若加

何俊以再命
以正定方訓
之令

孔頴達評言
辨而行難皆
象規利矩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

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

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入，不得

則左右不為通於人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

上其事遂斷絕也。人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

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

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

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

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

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政者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過

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

故傷國，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仁而不法，傷正及

一也。於仁，故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侵也

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

非要，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說惟，故言必中務不

苟為辨，行行忠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朱長春評
時名法家
一而途殊各
自立說參差
同異故收
之其起訛
入新曲可
亦亦強詞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是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精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
尸流血。喜則軒冕塞。富人資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
路。故急於司命也。

富在司命之
權下。操必以
道行權術則
未矣

貧人亦可。使以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使人
以貴臣。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大者謂生殺。人臣
賤亦可。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
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今臣子得此六者。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率於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

源
參取洞新令

朱養和評失
令又歸到用

趙用賢評法
自治儀日正

郭正域一版
然實之在上

曉門新訂士
之而習服
亦人之百領
取

相間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
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
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
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
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

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貫。務物者博。濁心。文滅質。求滿而

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損者也。所謂滿招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

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

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實與評忘名
忘功則不滿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甲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鈞。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必度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民之經也。

孤藏評引後
古有波瀾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表卷補評世
無四語精與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

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

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

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

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常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一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

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

廢則費財憂主亦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備

傷國也故曰一也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在一人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而求廢兵

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動與靜此所患也

動靜失宜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則患生也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去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之

所以外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難至也

揚慎詳知不
廢又思甘蓄
矣欲廢之又
忘其不廢皆
為仁所惑也

揚慎詳猛弱
首非中正

誅

難為誅罰

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蔽君美，揚君惡。

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成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

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地也。也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木大而脈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辨辨者肉食而尸行者耶。病

矣。將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禍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喪幾駭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撓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亭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法法而歸於惠窮于民，而無與其上令者矣。令而蔽，則威切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豈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失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斤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臣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其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者。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揚慎評管子
之意是言兵
未強道德要
人上會

雖博新訂所
兵反致四禍
則兵權不可
不知

擇政評四
者全由有教
理來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
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兵必勝。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

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
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

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戰不必勝。勝則多死
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

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
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

何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度之書。舉兵之日而
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

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

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

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

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得則有明

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

也。有明則治眾有數。自治其軍。勝敵有理。勝於敵國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明理而勝敵。勝

者在於定宗廟。寇寧則遂男女。人安則官四分。既定

明理也。定宗廟。宗廟定。遂男女。男女遂。官四分。且寧

則明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

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木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微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敵見凌故朝無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若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

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

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

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三官一曰

口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儼裝也春通大將主旗號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儼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寄正評有制之兵先為可

集水心評治兵法莫先于三官

張源評五教以作民勇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

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月舉虎章。則行

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

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

食而駕。韓。韓也。謂籍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

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海初舉

祭道。帝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

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具

情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至備于道。故非至德。非備運于德。故非至德。非

無端。即觀天。道。卒乎無窮。即執天行三。官五教九章。

即時物交理。與。皆之。有。術。得。其。妙。而。忘。乎。兵。帝。王。伯。之。源。也。

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

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

准。利。而。行。教。無。常。故。無。常。也。行。無。常。亦。無。常。也。兩

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器。成。教。施。追。亾。逐。遁。若。飄

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恃。固。不

即處乎無端。楊慎評中。七。即處乎無端。

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指。故。故。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故。無。常。也。行。無。常。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器。成。教。施。追。亾。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恃。固。不。即。處。乎。無。端。楊。慎。評。中。七。即。處。乎。無。端。

楊慎評中七
即處乎無端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七

七齋歲版

無窮之中敵
不見之乃口
無敵一形乎
彼已則有敵
矣

言彥專一
何扼要

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
也。績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
行不留。謂法行彼。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
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竭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
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定于太山。屬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
之利。故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賈。敵
不匱。巴。凌山。阬不待釣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
遠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
而。

場曠野開出
獨入者將心
也。宝者三軍
之情志也。將
提情志以出
人攻獨而不
獨獨則執止
之俱則執止
見則執歛之

李泌評惟神
致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
不獨入也。績按寶。疑寶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
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故此春通。雖獨入。與眾俱入
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歛。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天不獨見。不獨有眾
為用之。公存不自用之。虛存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意吾出入。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疑。度謂之神。春通莫能止。以吾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奇。以
來。率然而慮。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

魏福評仍合
入道德

楊慎評無天
以破大無誦

以勝強不
立勝而實
勝一之也

朱養純評道
原守一之
明一正明此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

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為象。獨神妙于中。權象和。強勇于進。闕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輯鈴一策。和

合。故能諸諸。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

故敵不。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

知。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

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

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

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

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象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

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

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

失其不戰也。日至日。實曰原。日終。一之變通至此。然

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妙于存而盡于無。無一

之。元。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得而適者。其器得。用敵教

管子

卷六

十九

管子

孔穎達評可
見和適用敵
斷不可緩

極主事評成
化歸之無正
神之不測

聖賢政評道
精威而威非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

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

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

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

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

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無所獲春通不

不見我之無設無形馬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

形則搏景無設無形馬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設

所向皆無故不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

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

神之用手如大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

而萬物成矣。化矣。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無形無為結上無名。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

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而不神法也。敵得觀之

非威也。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奇軍之中極元合之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子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即。即不。管氏。即計倪。賜
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
子。毒逐。不知法。韓玉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由奇無窮。可用。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大三而無一。圖之。驥。虎。芻之
狗也。予故曰。兵之
梅上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三。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管。彼錯見。剛之不成段。此合見。剛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効各會其意。

管子 卷第六終

管子 卷第七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大匡第十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若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

年幼又不肖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輯訂

參評

張梅評三匡
及伯形皆後
人追敘者然
其文高古尚
紀元幾十載
亦似之連

管子

管子 卷七

管子 卷七

趙用賢評大
匡等三篇是
當時紀敘之
致

種政評說
事廣則便非
也

揚評無小
知揚而有大
慮倍之士也
淨後好動不
足空伯有小
知言伯必矣
小知大慮之
仇也口拙而
不知覺也彼
口不答夷言

管子 卷七

而賤故難 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傅小

我不出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必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續按言子固辭傅稱疾不出

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聞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續按此言三人

異其出處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齊猶鼎足俱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云一人則必不 管仲曰

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于糺言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

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揚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

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飧嗛嗛不足為飽有大

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矣用小矣大

管子 卷七

管子 卷七

夷吾文就得

而容之哉故

小白者夷吾

之水也魚之

識水又矣

梅士享評忽

以受君命奉

乎立為君臣

神以社稷宗

廟祭祀為君

臣議論各根

天性乎以此

時受命為傳

非受命寄託

仲說較長建

其後奉紂亦

魯君臣既定

義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

而小無得御乎天

故曰大不

天不幸降禍

踰小出入

君子不小知

故可大受也

加殃于齊

紂雖得立

事將不濟

非子定社稷

其將誰

也。紂既不濟

次在小白

輔小白而

召忽曰百歲之後

定社稷者非子而誰

子謂各忽

吾君卜世

犯吾君命

而廢吾所立

奪吾紂也

雖得天

下吾不左也

吾君卜世

謂魯公之子

小白等也

君命

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受君令而不改

奉所立而不

濟是吾義也

名忽稱管仲為兄

與我齊國之政

謂使

奉。更有所立

不濟而死

是為臣之義也

績按兄古况

字後倣此

言魯命廢紂

雖得天下

尚不生况定齊社

稷一國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

言已立君臣之將

義與召忽異

之政乎

承君命奉社稷

以持宗廟

豈死一紂哉

言當為宗廟

社稷致死不

死於

夷吾之所死者

社稷破宗廟滅祭祀

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

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

春通管召二人

語應是小白既立

請魯

與鮑叔辭傳

不相當紀

鮑叔曰然則奈何

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

子出奉令則小曰

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遂傳小白

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

問其事君

管仲曰為

人臣者不盡力於君

則不親信

不為君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

事君

之所行

二心正盡力

親信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梅士享評忽

以受君命奉

乎立為君臣

神以社稷宗

廟祭祀為君

臣議論各根

卷二

卷七

三

齊

二心而已二
必于亂蓋亂
之不終伸雖
料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桓公夫人一
桓公亦齊女
淫縱取亡處

紫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謀

禮經語類
卷之七

管子 卷之七

禮齊齊楊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戌。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
俞諫曰。不可。甲俞。女有家。男有室。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富焉。振救也。賢

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

之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故。曰。二。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禮命。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搆二國之怨。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

管子

卷之七

四

禮齊齊楊

張栻評彼得
爾古

朱養純評事
甚惟彭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作生無醜醜類也。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亾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詩。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祖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
變曲如建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魯評鮑叔
知得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紉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紉也。

魯評鮑叔
知得心

言管仲親紉多於小白也。紉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

此言此計極難

朱卷和評施伯亦不能料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待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何也。管子之。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不待今既定

臣死臣是定

梅士享評成君忽見死則行立而名不虛生則行步而名虛立也

陽世評上者臣之志下者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紀。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也。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立。既成生者成行。義之行。必致身受命。子其他之死生有分矣。又成行。不虛至。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問異說。故言或成九合之力。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深得
此更州大佳
所謂如類大
要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眾，

若及獨能圖我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也。膠交人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恐老臣。二三子謂

不忍違老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濟故以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何俊其許是
叔其心

湯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臣之文文飾
也

難評此
五決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人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之黨得及小白。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鈎，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宜評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于糾，可見其生不苟。朱長泰評期王而勉伯者，書者後曰君不能大姓以，小見仲王佐云兩。梅士宜評必待桓公許伯，然後仲起就相位，其夫夫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王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王，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王，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管子
九

梅士亭可桓
公欲先修兵
管仲欲先厚
人所謂人者
合諸侯與齊
而兼厚者也

米長春評蕩
船事國與人
異年異月
先立以下至
後紀事多與
傳左故別或
同起例並與
也

沈博新評修
兵後用果可
危

管子
義士不歸也
安得無危
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兵之。而兵事且可。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

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舟事亦不同。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宋齊

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未。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外犯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始始
終感之者
叔也

李沁評翠沐
映人

趙用賢評
士歸方可服
國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後謂過常也謂重其

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土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廷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

既無有如我二人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割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士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管子 卷七 十一 龍齋藏板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管子

卷七

管子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節

日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勿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是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則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劇之為人也劇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黃震曰交姓抑也

何俊又評設

柯渚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管子

卷七

十二

管子

長正評劫壇
等殊異

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

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亂且會盟之役禮損費

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日請不帶劍

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劍曹劌亦

劍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

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日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樞桓公右自承日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劍將樞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日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

自殺故日均之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

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

日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收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與此者之

所圖今不常管仲日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

有進者也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人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日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朱長春評大
巨志匡君以
巨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嗜
諫日用之弊
一用件而伯
成以此分兩
裁應傷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恭
亦矣

管子 卷之七 十三 管子

程敏政評不
就夫是至書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牙令罷祀兵。使之而不可。謂未不君

受而封之。受祀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子車百乘。甲一千。謂與

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子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甥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小國之亾。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秦通絕以

小言國小故。名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朱養經評
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梅士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有包籠
世規欬

葉水心評修
政勸民規模
百宏遠

沈維垣評厚
禮與善不減
王孝

管子

卷十

桓公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
徵。而。不。征。體。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

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 相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 凡諸侯之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別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 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國。國。令隰別理之。 賓胥無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大。利。成俗。春通。危。急也。心於傅

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心於傅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揚於評仲
難入如猛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續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博於糧謂多委積小信可游於魯績按小匡作公子

舉博聞而知禮禮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

服小侯游三人於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

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使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

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

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晉彥評安勇

天子幸許以
天子令救伐
以不聽令誅
桓公備召天
以以伐諸侯

沈氏新評
兵食而後加
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但
在盡倫上著
精神

劉繩評罰不
加

張嶠評誅悖
倫以示戒

管子

卷七

權虞藏初

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然後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利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

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言其竭。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兄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管子

卷七

十七

權虞藏初

宋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敘匡天下行事大略自以文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九年起敘國中為政此一篇大體布林大奇
朱長春評敘事道古陸雜有善氣文君土史之長六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乘車之會。三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壻而稅之。二

歲而稅一。率一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施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了未仕者。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士弗鄭為宅。為宅掌修比仕者近宮。仕者有公

近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遠委馬有司職之。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主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遠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容若宿即以所委客與有司別契。別

已載虛朋
為東國賓胥
無為西國茲
復重出重治
內也公子問
季友蒙孫不
重出輕外也

以氣勢佳之
別自成史體
梅士亭評前
已載虛朋

法幹以無
史公用其苦
施飢而稅不飢

者有不飢者故
桓公使鮑叔識

權賦評待客之禮周然也

管子

卷十

權賦評待客

郭正誠評有官無前大有權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以知真偽也。

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國也。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吏。鞠劾其所以也。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今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勝。如此者。舉善之上。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也。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平仲之先。出不仕。處不華。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三之一。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二也。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不惰。應於父兄。義。事賢多。故能多。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義。事賢多。故能多。

管子 卷十 十九 管子

管子 卷十 十九 管子

其以力畝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士舉不應于父兄則為首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
下令高子進二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而從之也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
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
君之威也于政為大子國為權政不可在權不可移
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中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有重之矣重乃可結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辭

張榜評數個無赦稟然

趙州賢評廉意庶益其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春通狹邪浪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蕩比之匪人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官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告國子曰工賈出人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比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巳故不

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宋長春評三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大夫主進賞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三罰君命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之刑中德也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東國西士外

獨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人與父俱。父貴而出

政其係其士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其文完矣

不知賊則無赦。亦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海士享誦真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然親師之義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如指日月以

即不效在三

中天有令人

之節而不取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蓋政教兩相

成而禮法亦

相飭者也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冬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平者也。散散敘來有

次第有脉終有條理開鏡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累臣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

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宋長春評痛

快暢絕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亦
 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昔死事警。媿于心。何
 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
 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
 待。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紀以容。小白不得也。必
 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
 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
 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
 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
 死。天乎。天生才。國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
 於攝。天生一聖人。才人何者。故曰事之不可。幾者
 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
 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哆然。吾
 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
 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
 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
 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
 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世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
 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為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聖聖皞皞。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道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人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後其功者外。而所

管子

管子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管子, 卷第八,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言二]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自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人

梅士亭評相
公揚而有大
慮乎此見之
信非夷言豈

禮而悅者。出。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庸小曰也

傷慎評以殺
贖殺能禁民

之犯死乎甲
盾所生餘也

幾失於因圖
猶驅之終歸

也雖然猶愈
於金贖多兵

敵敵多金殺
主伯國亦以

不食為寶也

劉勰評廢事
必先置利

沈開新評仁
義法三五桓
已有見

管子 卷八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桓公之識原大破木成器則貨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大者各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故不可有。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惡。意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土致安。卿死故可以惡意外之不善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揚慎評此篇
世通病而
勇尤甚

管子 卷六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者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樽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李泌訂真禮
之至

何俊良評
挫傳神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勿穆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

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

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

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遇則憂

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沈鼎新評無
怠無倫正是
持心要道以
理一國以經

天下俱管
于此

管子

卷八

在齊疏

未幾純評
身為國為天
下乃所以成
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幸。非一朝萃集也。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申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泣悶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佛逆德。于是喪道。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

周元會評
與天下入本
子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亾國。繼絕世。起諸孤。謂孤

死王事。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不虐。苑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獨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因滯謂疲羸微隱

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再舉。下無再犯。曰。往以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

皞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音。故本術于禁樂去偷

以遊矣。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結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為而天下治。未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管子
卷八
四
管子有本之學
儒道合一
顧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侈言鍾鼓不解于縣竈窳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俟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民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若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管子評管子
作用甚
此不可不
去不評述
經次而

小更益之益
無加焉其更
微易金矣

揚悅評為君
亦酒是此語
可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侯作百姓。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棹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鈞。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

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夷吾受之則魯

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

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

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

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

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

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沈門新評提
出先公社稷
是把柄

謀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

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

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

也言戮以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狗於國為羣臣僂僂之以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使臣

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楊慎評一仲
也施伯以狂
天尼父以為
示其施受之
假欺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再舉。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

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今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無

無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木收魯勝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

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

他。管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

伏。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

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即前勞君謂使

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被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插衽。示將使人操斧而立

未養和評攸
次法井然如
面

檣賦評成敗
俱歸天

趙汝師評言
常人以為
得人力者功
猶可貴今
為在得生
功無以加矣

揚其評敘事
無泉

其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淇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上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紘之以

刑罰冀除其顛旌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冀

其顛而除其旌通與除顛旌掃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張榜評時政
虞何得其要

葉水心評
語典册為文

宋長春評國
語先民居兩
見文錯出若
今誠而先叙
于成民事之
上似有條
諸君賢評官
字宿也此言
七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勤以慶賞。違則札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勿則商于
之鄉也

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

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木猶柱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士閑燕則謀議

何潛証言味
事亂故各有
可處

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士閑燕。則謀議

處農必就田。學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必四

方。若造井之。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

制。故曰市井。謂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之處。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具備其械器。用皆為

田。比末耜穀。比偶其耒耜。及穀。穀及小於耒耜。則

務本則功倍。不備其耒耜。其草之稟者。修除

不。散而其秀。春之耕。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椿

鎛也。鎛。以。且暮從事。禾田。望。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

而省。別。苗。莠。列。疏。遂。疏。密。常。均。列。之。首。戴。芻。蒲。也。編

芻。與。蒲。身。服。襪。襪。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

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於農。下。又。出。一。段。文。始。

樸士享評四民中獨農之子當為農下有埃野而不匿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一段以農不業也民

務本則功倍不備其耒耜其草之稟者修除不。散而其秀。春之耕。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椿

而不慝不板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任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威農以農民

又秀材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威近之春通語農列

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暇有司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外矣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

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馬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

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

劉繼評然

沈維垣評其心安焉上文法令與

張養純評大
四段只三語
政方大味滿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哀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上宜農墾土宜末闢燕宜土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則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
 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適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其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以解則恩情生故有親也
 立無後則繼絕世放舊罪則全人命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
 富之也陳力尚賢次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未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陽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法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干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
而用止。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梅士亭評作
丙政寓軍令
因田獵通軍
事直誠喻于
順伏不測于
至靜中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審
之使人使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亭評
作多益辨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
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兵是部伍分
勇管什伍
分不待臨
附取辨

梅士享評雖
云卒伍而相
亦如父子兄
故其強無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績步齊語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委必評借名
標正

脩正評責任
亦師處次第
條析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
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生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自也績按此即參
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應元會三選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也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是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察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察

驗其所成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功之事也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疾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管子 卷八 十五 老齊藏版

士亭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管子 卷八 有齊 齊 齊 齊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不娶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

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人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鄰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家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長也嚴論而友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嫌叠複古文亦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評五屬

管子 卷八 十六 花齋藏板

蘓軾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鎗兵也鞞帶重革當心著

甲一戟輕罪贖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擗試諸木土夷鉏類也鋸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勝慎評東矣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從
以事論王伯
何殊乎
楊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
知管子以鐵

與臨並重後
地時錄用白
與反爭言富
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也則矣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寧戚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陽明為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尚處
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管已伏于此

管子評正
管子評正
管子評正
管子評正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
教令世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亘於河階
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禪海之
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網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
上可依之。為險阻也。依山以為綱紀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朶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謀也將欲取
必故與其斯
獨歌

沈問新評以
不服天子為
名便筆聲陣
呼

宋養純評南
北東西果所
向無敵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牛分吳地之

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拔征伐楚濟汝水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也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事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海上學評管
定周室功
在首止首止
之益大臣小
匡俱不載毋
弓忽乎曰非
也欲易太子
乃惠王隱謀
管子不欲顯
惠王之失故
此篇兩曰定
周室而終不
言定周室者
何事此管子
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
不解甲於壘不解張無弓服無矢張弓衣也無弓無
兵於醫言不用也兵亦言不用也
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暉評收拾
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
君德之不修
故諸祥瑞不
至鬼神不亨
守龜不告之
以吉凶反不
如民聞握粟
以貢下維尚

為君不君君命田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獫狁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特犴張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
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則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
飲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祭享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中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小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成
數語是其神
壓本根

蘇賦評此桓
公齊用仁術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父之亂而二君弒死

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

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

淫亂雜也

馬牛選具

選擇

其善者以成具此欲以貢齊也

執玉以見請為開內之侯

請為齊開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開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旅客也客居曹也

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

謂馬在開

麻繫養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宋榮和評依
稱薄來厚往
之意

劉勰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宋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擗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擗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壘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正稅。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駟陵。培夏竊父丘。皆邑名。以衛我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附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

人。皆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甲。曰三革。

梅士亭評衛
我狄之地以
其象于諸侯
德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
武事行文造
以朝天子又
以明禮於齊
行又以以送
文武之造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而在周矣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不以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施是

而卑其敬。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

而歸。故不失成功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長成。事如臣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沈將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曰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為章取治妙法

陽慎評章首

見仲賴鮑叔

未以叔賴賴

仲收此段文

字不知者以

為蛇足知者

以為題龍也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辭讓。然後對。以參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鬻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揚沈評章首

平居宜有分

曉語俱源也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周元會評三邪原。子而仲以為非急。正善誘君處

楊慎評誰所

立方就讓成

任此大機大

用非常時說

士所能望其

項者也

色而姑如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

更有不可。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優

則亾象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

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怵。音逝。苛密怵。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

地極奇。薦舉

行其人

岳正評見仲
父和衷相濟

績按大匡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正荆之
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詩微細也
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
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馬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朱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據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母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造于世不然

字由皆屬爛

高古為長久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
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適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夸言傳
會神仙家候主者大史公博據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諄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
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後矣聖人何以
一譎嘉敘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
以是借飾為仲漢乎不知其仲諫也一匡匡王耳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若而口舌爭于

管子卷第八終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終

管子卷第八終

